

建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之路

—讀黃保羅的《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

■ 何丹春

上海大學文學院

導言

漢語神學作為一種基督教研究，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人文學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利瑪竇在16和17世紀所寫的《天主實義》以及他跟中國儒家學者之間的對話，開啟了漢語世界的學術型基督教研究。1994年6月，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出版《道風：漢語神學學刊》出刊詞對漢語神學的概念進行了解釋，掀起學界對「漢語神學」研究的高潮，一代代的漢語神學研究學者，努力推動漢語神學研究與傳統文化的儒、道、釋以及馬克思主義和當代思想並駕齊驅，相互競爭。「漢語神學」的提出與發展，展現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對於神學思想發展的一種自覺，對於基督教神學思想意涵的一種把握。它超越了以往從民族化和本土化來理解

神學的格局，從現代化語境建構基督教思想。從理論上來講，這是可能與當代解放神學、黑人神學、女性神學相媲美的神學發展方向。^[1]

儘管漢語神學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學科建設方面，漢語神學的研究規範尚未建立，甚至沒有一本教材專門探討作為學科的基督教研究是怎樣的學術研究。2008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黃保羅教授的《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一書則為我國建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建議和指導。

黃保羅教授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學出身，在歐美和日本學術界學習十多年，特別是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接受了正規嚴格的學術神學教育訓練。黃教授不僅從理論上研究道家、儒家、楚文化和基督教的系統神學，而且親身

參與了基督教的生活實踐以及宗教文化的對話。

摘要：在漢語神學的蓬勃發展中，《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提出「漢語學術神學」，探討了作為學科的基督教研究的發展方向，對神學的學科體系與學術規範提出要求。該書區分了「漢語學術神學」、「漢語神學」和「宗教學」的區別，從而凸顯「漢語學術神學」的「非教會性」、「學術性」和「漢語性」。該書還解釋漢語神學學科構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方面，該書提到了西歐基督教研究的發展歷史對漢語學術神學體系的構建的示範作用，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到了構建漢語學術神學對學科發展的意義，以及漢語世界的基督教研究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此外，作者在綜合考慮了漢語學術神學的八個構成因素之後，通過五個部分介紹系統的學科體系。作者給出了芬蘭模式供我們參考，但如何使其為我們所用、真正在學科體系構建上實現突破，還有待進一步探索，例如形成漢語神學的學術共同體、建構與使用漢語學術神學的本土話語與研究工具、加強學科之間的交流的同時維護自身學科特點、推動宗教學的學科建立等等。

關鍵詞：漢語學術神學；漢語神學；基督教研究

當他從歐洲來到香港和大陸的漢語世界，參與漢語神學研究的隊伍時，深覺在翻譯和討論的基礎上，漢語神學有必要嘗試建立學術規範^[2]。而《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正是他對嘗試建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的重要成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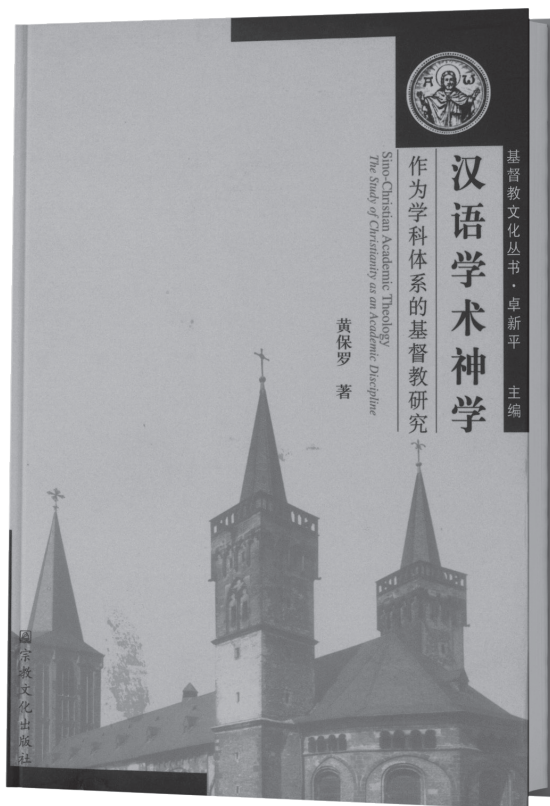
《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全書40餘萬字，除了「總序」、「序」、「導論」、「附錄」、「後記」之外，共分為五個部分。在導論部分，作者介紹了「漢語學術神學」以及作

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的神學及其發展。之後的五個部分則分別介紹了基督教研究在神學傳統中的五個分支學科：聖經神學、歷史神學、系統神學、實踐神學、宗教學。作者旨在通過這本書為漢語學術界提供一本基督教研究的入門課本，以促進漢語神學學科的規範化。

總體而言，該作品可以被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漢語學術神學」是什麼，它和「學術神學」、「漢語神學」有什麼區別。第二，將基督教研究作為國內學術界學科體系的一部分進行構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結合國外大學神學體系的建設經驗，國內學術界應從哪些方面進行基督教研究，應如何加深對基督教研究的神學方法和學術規範化。這三方面分別回答了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做的問題。此外，筆者還結合該書提出建立漢語學術神學體系的一些建議。

一、漢語學術神學及相關概念解析

作者從三方面對漢語學術神學這一概念進行闡述。首先，它是關於耶穌基督的上帝的言說，與《聖經》相結合。其次，它的表述語言是漢語，神



學的產生發展與漢語文化圈。第三，它是學術性而非教會性的，其生存平台是中國內地的學術界而非教會的神學院^[3]。

隨後，作者對「漢語學術神學」的概念與其他概念進行區分。作者認為，「漢語學術神學」作為一種「大學神學」，與「教會神學」相區別。「教會神學」把其他宗教都看做「他者」，基督教信仰是教會神學的最高標準。雖然理性特別在「信仰尋求理解」之中佔據重要位置，但理性總是在「信心」

之下或之後。而「大學神學」（也稱「學術神學」）研究者則遵循「理性原則」，強調「以知求信」、「以知求知」、「理性位於信心之上」^[4]。

「漢語學術神學」區分了信仰與漢語神學，是作者為解決當前學界在「教會神學」和「漢語神學」研究中的誤解和分歧提出的。由於當前學界的漢語神學研究者包含了「信徒」和「非信徒」，人們會不知不覺以「教會神學」的標準和傳統來要求漢語神學，而漢語神學又以自己的學術性、超教派性或非教派性來為自己辯護，以致於雙方都有道理，可都又無法說服對方。為此，在充分考慮了「教會神學」的特點之後，作者結合「學術神學」和「漢語神學」，專門提出「漢語學術神學」的概念，通過「學術」這個定語來對「漢語神學」進行限制，或者說只限制討論漢語神學中的「學術性神學」，強調其非教會性和學科體系性，免得對話雙方互相誤解^[5]。

另外，作者還提到了「漢語學術神學」與「宗教學」之間的區別。「漢語學術神學」作為一種基督教神學，主要是從基督教傳統的內部來研究基督教，而「宗教學」性質的基督教研究則主要是從

所有宗教傳統之外的視角來把基督教當成人類宗教信仰之一來進行，完全不受基督教教義或其他特定宗教觀點的約束^[6]。從研究方法上來看，「漢語學術神學」採用了宗教學、人文學和基督神學三種方法。這表明宗教學的原理和方法只是漢語學術神學的其中一部分，這兩個概念不完全重合。

總之，「漢語學術神學」與這些概念的區分，使得「漢語學術神學」的特點更加鮮明：第一，非教會性，作為一種學科，它跟教會神學沒有從屬關係，也並非教會信仰或任何宗教活動的一個部分，漢語學術神學研究者不以認信為必要前提。第二，學科體系性，漢語學術神學是漢語人文科學中的一個分支，是人文學、基督教神學和宗教學相混合的學科，它包括漢語學界所有以宗教學和人文原理和方法對基督教進行的研究。第三，「漢語」性。它是「漢語神學」的一個下屬概念。作為「漢語神學」中的重要部分，「漢語學術神學」能夠通過挖掘漢語的歷史文化資源，減少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隔閡。

二、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構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基督教是自西方的大學誕生以來的人類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是對基督教研究是否有理由在學術界作為學科體系的一個部分生存，國內目前似乎仍有異議。為解釋漢語神學學科構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本書提到了西歐基督教研究的發展歷史對漢語學術神學體系的構建的示範作用，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到了構建漢語學術神學對學科發展的意義，以及漢語世界的基督敎研究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

大學、神學、宗教之間的關係的發展，表明了基督教研究對於大學發展的重要性，也體現了將基督教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體系的可能性。作者提到，西歐大部分中世紀建立的大學是從基督敎會的座堂學校和其他教會所建立的機構發展而來。其他學科（如哲學、藝術學科）的建立、教學和研究是為了充當神學的輔助課程^[7]。在之後的發展中，宗教改革重新確立了西方既有的教會、大學跟神學之間的關係。路德是聖經研究院的教授，他

強調自己的教師身份和博士誓言，發誓將堅守聖經的真理並且宣言聖經。這樣一來，宗教改革也就成為大學裡的一個部分^[8]。神父的職責也發生改變，他們需要在大學學習新的神學內容以進行講道和教導。可見，神學在大學的體系建立與發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基督教研究在國內是位於非常邊緣的學科或只作為預備性的學術資源，距離建設專業性的神學學科為期尚遠。基於以下三個原因，我們有必要建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首先，基督教在漢語世界中面臨知識結構等問題，亟待解決。很多漢語學者對其教義信仰、行為習慣和機構組織的知識型掌握上都有先天的欠缺。其次，建立漢語神學學科，有利於我們對真理的價值判斷。談論基督教跟非基督教特別是中國宗教文化之間的關係，為了做到客觀和公正，學者們有必要從基督教的傳統內去看待它自己以及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文化的關係^[9]。第三，我們擁有建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的優勢。我們擁有西方神學沒有的研究資源：傳統文化的三大資源和多樣性的當代文化資源^[10]。漢語學術神學學科的建立有利於我們對研究資源進行整合，並呈現更為豐富和多樣性的作品。

儘管目前在漢語世界的學術神學研究中，只有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和台灣輔仁大學設有基督教神學的研究，但是學術神學已經在國內學界獲得了一定發展，並為國內大學學術神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奠定基礎，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和宗教會會長是宗教學的代表人物，以劉小楓和何光滬為代表的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所在漢語神學領域頗有建樹。加之西方大學的基督教神學研究為漢語世界構建神學學術體系所提供的經驗，相信假以時日，漢語學術神學研究能夠建構自身的學科體系與學科規範。

三、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的建構方向

在該書中，作者將漢語學術神學構成因素歸納為：經驗、啟示、聖經、傳統、教義、漢語文化、神學家個人的神學作品和理性。在綜合考慮了漢



語學術神學的八個構成因素之後，作者通過五個部分介紹系統的學科體系，以促進漢語學術神學研究的規範化。這五部分內容主要突出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為漢語神學學科的建立提供參考模板。作者分別介紹了聖經神學、歷史神學、系統神學、實踐神學、宗教學，並根據上述五個內容的框架來構建漢語學術神學的體系。每個部分都介紹了學科的誕生和發展歷史、研究內容、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等內容，並推薦了一到兩本教科書。作

者對這五個部分進行了極為詳細而精彩的闡述。為更簡潔地展示這一部分內容及凸顯各門學科的特點，筆者將書中所闡述的五門學科的核心部分以表格(表1)的形式呈現。囿於篇幅，筆者還未將許多重要內容歸納在內，比如每一門學科發展的歷史等內容、對神學研究方法的評價等。另外，作者還聯繫了國內的研究現狀，發現在國內對這五個內容框架的研究中，聖經神學和實踐神學被忽視，提出需要在這兩方面進行補充的建議。

學科類別	研究對象	分支學科	研究目標	研究方法	進深課程的選修方向	推薦課本
聖經神學 (解經學)	研究聖經的內容	舊約、新約、解經學的練習	解釋和發現文本的意思，努力客觀地進行詮釋	聖經批評法、接受美學、文本批評法等	早期基督教中的女性領袖、新約經文注評等	《聖經概況》、《舊約概論》等
歷史神學	研究基督教會和基督教運動的歷史	古代教會、中世紀教會歷史、宗教改革、虔誠主義，宗教複習運動和理性主義、當代教會歷史	弄清楚教會或基督徒是為什麼按其固有的方式來活動	技術性方法、詮釋性方法等	第三世界教會歷史、中國教會史等	《基督教會史》、《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等
系統神學	以某種秩序來介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問題	宗教哲學、教義學、普世神學、神學倫理和社會倫理、宗教神學和差傳學	「建構」或「製造」某種體系	概念分析法、系統分析法	教義歷史和神學歷史、教義學上的普世主義等	<i>Five Types of Christian Theology</i> ， <i>《基督教概論》</i> 等
實踐神學 (應用神學)	研究宗教團體	普通實踐神學、宗教教育學、教會社會學	為教會活動、發展及對其進行評價提供知識	藝術研究方法、系統方法、經驗方法	禮儀和證道學、教牧輔導和心理學等	<i>Practical Theolog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i> 等
宗教學	從宗教外部觀察分析宗教	狹義：宗教歷史學、比較宗教學、宗教現象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社會學、宗教人類學、宗教地理學 廣義：宗教哲學、宗教神學、宗教批評學	認識宗教現象的本質，揭示宗教產生和發展規律	縱向描述、橫向比較、現象學探究和精神分析方法	佛教、印度教、比較宗教的當代視角等	《世界宗教》、《宗教學是什麼》等

表1：基督教研究在神學傳統中的五個分支學科(筆者根據該書歸納)

第二，作者所提出的諸多建議經過了實踐的檢驗，具有可行性。作者主要參照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基督教神學研究，為漢語學術神學研究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建議。一方面，該書對個人的研究學習提供指導。比如在介紹實踐神學時，作者結合了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一些研究項目。作者提到了以經驗方法研究實踐神學的教會社會實例：芬蘭神學家Eila Helander在1996年研究的「在傳教語境裡進行合作的社會學途徑」。作者也提到了歷史方法的普通實踐神學研究實例：芬蘭神學家Jyrki Knuutila在1990年研究的「芬蘭到1629年為止的權力和教會機構的婚姻」。作者還提到了用定性方法研究普通實踐神學的實例：芬蘭神學家Lauri Kruusi在1996年研究的「允許訴說和被聆聽：對退休人員和學生組成團隊的經歷講述的研究」等多個實例。每個實例都分別介紹了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務、研究資料、研究成果等內容，具有較高的參考意義和模仿價值。

另一方面，該書對推動漢語學術神學專業的設置和學生的培養有著積極的意義。以赫爾辛基大學的宗教學研究為例，在完成基礎學習之後，學生的下一步目標是掌握關於宗教、宗教團體和宗教生活的知識，不但要了解自己所熟悉的宗教而且要了解陌生的其他文化語境中的宗教。大學特別注重培養學生擁有實踐知識，並能繼續就自己所特別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為初學者普及了神學的基本內容。這五章內容主要目的是建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但是在通過對具體學科在建構描述中，作者也為初學者了解神學提供了一把鑰匙。一方面作者提到了很多基督教發展中重要事件。如在「聖經神學」那一章就概括了舊約和新約的重要事件，如：上帝創造世界、懲罰世人、特選亞伯拉罕做萬國之父、從埃及到應許之地、以色列亡國的經過、耶穌的生平和生活，以及他復活之後對門徒的顯現等。在歷史神學部分，在闡述歷史神學的內容即教會在歷史上的進展，在進展時的阻撓以及教會如何克服或度過艱難的發展情況和過程時，作者講述了基督教前三百年從猶太地區的小宗教團體如何克服困難變成羅馬帝國國教的事件，不僅使歷史神學的

學科定義更為清晰，也使讀者了解了基督教的早期發展。

另一方面，該書也幫助讀者認識了神學的一些重要術語。如在系統神學部分介紹系統分析這一方面時，作者提到當個別獨立表述的內容被放入更大的整體框架中去觀察時，這個表述內容會發生變化。很多基督教傳統中的重要概念像「羅各斯」和「靈」既出現在古典神學中，也出現在希臘哲學中，但出現了這些術語的神學語句，因為跟基督教相聯繫的關係，它們所表示的意義就跟基督教之前的哲學表述中的意義大不相同^[1]。這無形中幫助讀者認識了「羅各斯」和「靈」等神學重要術語及它們在不同語境下的不同意義。

四、對於體系建構的一些建議

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的建立意義深遠，但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在國內的建立仍任重而道遠，為此筆者結合本書，針對現有的一些問題提出一些建議，以平衡漢語學術神學研究中學者與教徒、西方與本土、學科特點與學科交流之間的張力。

首先是形成漢語神學的學術共同體。作者所說的漢語學術神學研究者包括了大陸的「文化基督徒」、部分教會基督徒、非基督徒的人文學者和宗教學學者以及活躍於大陸的有海外背景的基督徒學者，凡是以理性的學術規則來研究基督教的學者都是漢語學術神學研究者^[2]，他們在該體系建構中發揮著主體作用。但是由於這是漢語世界促成一門可以產生學術對話的神學學科，一門由精英階層的學者參與的具有漢語文化思想要素和人文學術的基督神學^[3]，目前的科研人員儲備尚不充分，而接受過專業學術訓練的教徒更少，存在信仰方面感受不深的問題。為此，「漢語學術神學」應不再局限於教會和信徒之內，也不囿於基督教研究的學術圈之中，而是促進他們之間的學術與信仰交流，將更多的人吸納到漢語學術神學研究的隊伍中來，形成研究漢語學術神學的學術共同體，從而增強漢語學術神學的話語權。

其次是在現代化背景下，塑造漢語學術神學的本土話語與研究工具。該書提到的芬蘭的基督

教神學研究體系，對我們建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芬蘭的教育體系根植於西方基督教研究，很多非西方世界的研究者雖然很自然地會基於自己的傳統，從自己的立場出發開展研究，但是他們使用的工具卻是歐洲或北美製造的。誠如作者所提，我們必須結合自己的經驗。當西方的宗教話語在中國的播撒使得中國本土話語中成為他者話語的挪用或引伸時，我們應當學會創造自己的研究工具，保持本土思想和價值信仰的自洽性和合法性。^[14]為此應當注意的是，要結合儒釋道傳統文化與當代人的生活境遇，從精神上真正引起國人共鳴，滿足國人的精神發展需求，從而擴大其影響力。

最後是在加強學科之間的交流的同時，維護自身學科特點，推動宗教學的學科建立。基督教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吸引了宗教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等多學科的關注，這為基督教研究提供廣闊發展空間的同時，也要求漢語學術神學需要明確自身的學科屬性，以防止被其他學科所歸化。因為中國的學科體系安排，宗教學一直是位於哲學之下的二級學科，研究和教學只發生在過去二、三十年之內，許多方面還有待發展和深化。^[15]基督教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需解決自身特點確立問題，以使宗教學成為一級學科，而不再依賴於其他學科，從而促進漢語學術神學體系的建立。

五、總結

黃保羅教授在《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一書已經很好地完成了他所提的目標——建立漢語神學的學術規範。他解釋了漢語學術神學及相關概念，闡述了這一學科建立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並為研究人員以及學科的建立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研究途徑。作者在實現這一目標的同時，還結合國內外神學研究，就當前漢語神學提出一些問題，促進了漢語神學的學術探討。比如，作者提到了和卓新平教授對學術神學不同的認知。卓教授認為，學術神學是宗教學原理和研究方法在基督教神學領域中的具體應用，作者則認為中西方的學術神學不是單純以宗教學的原理和研究方法為依據的。作者通過芬蘭赫爾辛基大

學神學和在基督教不佔主流地位的中國內地學術界的例子，論證漢語學術神學是宗教學、人文學和基督神學三種方法並用的，雖然其存在和發展平台可能是在中國大學的宗教學系，最起碼部分學者使用的是基督神學的方法。因此，學術神學並不一定只是以宗教學的原理和方法對基督教進行研究^[16]。他不僅對學科的定義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也與國內學界在漢語神學的學科體系的探討上進行對話^[17]。這些學術交流促進了漢語學術神學的發展。

此外，在介紹西歐特別是芬蘭的基督教研究經驗時，作者沒有照搬，也不僅僅只是停留在介紹層面，而是結合國內的漢語神學研究現狀，指出了諸多漢語學術神學學科發展的關鍵問題。如作者提到芬蘭的基督教研究主要集中在赫爾辛基大學的神學院，宗教學系則主要研究非基督教的世界各宗教以及基督教跟這些宗教之間的對比問題，而在國內，由於基督教不是中國內地主流宗教等原因，承擔宗教學研究的主要是哲學宗教學系、歷史學系、社會學系和文學系，採用比較宗教學的人文主義方法。因此，中國內地的基督教研究是宗教學和神學的混合，但畢竟二者是不同的學科。我們需要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和反省漢語學術神學的成就、困難和挑戰。作者提出的這一點相當重要，因為國情差異，中國並非一個基督教國家，中國的學術神學不可能完全是神學性質的，我們必須結合自身的情況，才能正確地將西方現有經驗為我所用。至於具體的探索模式，作者給出了芬蘭模式，如何使其為我們所用、真正在學科體系構建上實現突破，還有待進一步探索。為此，筆者给出了一些拙見，如形成漢語神學的學術共同體、建構與使用漢語學術神學的本土話語與研究工具、加強學科之間的交流的同時維護自身學科特點、推動宗教學的學科建立等。

總之，《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一書不僅有利於讀者了解西方基督教神學和漢語學術神學的相關概念、發展歷史、研究方法等諸多重要內容，也為我國為建立漢語學術神學的學科規範打下基礎。一代代學者努力使基督教神學成為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

術的組成部分，但正如文中所提到的漢語神學面臨的種種挑戰，建構漢語神學學科仍道阻且長。這不僅為該書所提到的漢語學術神學體系設置提出挑戰，也更進一步表明了本書作為一種基督教神學進入中國主流文化的嘗試，為基督教研究融入中國文化的主流而在中國的學術領域獨立成為一門學科奠定良好的基礎有著非凡的意義。

- [1] 孫向晨：《漢語神學—發展的吊詭：從「文化基督教」到「基督徒學人」》（據《基督教思想評論第十三輯》，2011年），第237頁。
- [2] 黃保羅：《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18頁。
- [3] 同上，第4-6頁。
- [4] 同注[2]，第9頁。
- [5] 同注[2]，第84頁。
- [6] 同注[2]，第92頁。
- [7] 同注[2]，第61頁。
- [8] 同注[2]，第63頁。
- [9] 同注[2]，第89頁。
- [10] 同注[2]，第5-6頁。
- [11] 同注[2]，第280頁。
- [12] 同注[2]，第7-8頁。
- [13] 楊雪梅：〈漢語神學概念探討與辨析〉，載《甘肅理論學刊》，2011年，第64頁。
- [14] 王岳川：〈香港的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神學問題〉，載《南方文壇》，2000年，第59頁。
- [15] 黃保羅：〈轉型社會中的漢語基督教研究：作為學科體系的漢語學術神學〉，載《基督宗教研究》，2009年），第44頁。
- [16] 同注[2]，第92頁。
- [17] 同注[2]，第81-82頁。

The Road to Constructing a Disciplinary System of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by Paul Huang

He Danch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eology,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proposes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ristian studies as a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academic norms of theology. The book distinguishes between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us highlighting its academic characters of and Chinese context. The book also explains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book mentions the exemplary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ristian studies in Western Europ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also men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s well as the urgent problems faced by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In addition,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systematic disciplinary system through five parts after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eight constituent factors of Chinese academic theology. The author gives the Finnish model for our reference, but how to make it work for us and realize a breakthroug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an academic community of Chinese-language theology,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the local discourse and research tools of Chinese-language academic theology, the enhancement of exchanges between disciplin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one’s own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scipline of Religion, and so on.

Key Words: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Sino-Christian Theology, Christian studies